



视点追踪

一部动画片,在全球同步上线的首播当日,就迅速引爆了全球社交媒体。这就是由中国网络文学小说改编的动画片《诡秘之主》。6月28日,这部动画片在腾讯视频上线后热度迅速突破19000,登顶国漫榜单,同时在海外各平台也创下好评新纪录。这部动画片以中、英、法、德、葡、日、韩7种语言配音,覆盖了19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动画片的热播又迅速带动了原著小说网络阅读量的飙升。

近年来,中国文化IP(知识产权)加快了出海脚步,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,其片段在纽约时代广场轮播;《黑神话:悟空》则以游戏为载体,将《西游记》中的武术与神话转化为沉浸式体验。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中国文化IP的数字化升级趋势——通过技术赋能与情感共鸣,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全球共创的生态转型。

全球流量热度背后
是受众对精彩叙事和价值观的认同

近年来,中国文化IP以多元形式打破地域边界,形成从“本土爆款”到“全球现象”的跨越。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动画片《诡秘之主》在海外平台引发“克苏鲁+东方玄学”的关注热潮。克苏鲁文化诞生于美国作家霍华德·菲利普·洛夫克拉夫特笔下,并借助网络平台的传播,逐渐发展为以“不可名状的宇宙恐怖”为核心,通过人类面对未知存在时的渺小与疯狂,展现超越认知的幽暗美学。《诡秘之主》这部小

技术为笔 情感为墨 中国文化IP的全球化新解

记者 郭晓莹

说的作者是中国网络文学作家爱潜水的乌贼,诞生自东西方的两种文化在他的笔下碰撞出神奇的火花,吸引了全球读者的关注。此次《诡秘之主》动画片在全球热播,让这个IP的热度攀上新高。

“中国文化IP正借助数字化浪潮,实现‘本土爆款’向全球输出。这种现象不仅是载体的迁移,更是文化表达范式的革新,为中国故事和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路径。”天津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系刘姝铭教授表示。

分析这部动画片爆火的原因,刘姝铭教授认为,《诡秘之主》的动画制作以数字分镜重构克苏鲁叙事,“塔罗会”“源堡”等原创设定,将克苏鲁的“混乱无序”与道家“三生万物”“天人感应”结合,让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哥特美学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其宏大的世界观,严谨的设定和深刻的社会隐喻,承载着类似“天地玄黄”的宇宙秩序感,其中潜藏着作为最初副人格之一的福生玄黄天尊(即诡秘之主)的精神意志,同时蕴含着东方文化中道教、佛教的因果循环、命运无常的思想。动画片中的主角克莱恩·莫雷蒂既有西方冒险家的勇敢、智慧及神秘等特点,又具备东方人特有的谨慎和坚韧。同时也坚守着内心的正义和善良。这种性格特点是东西方文化中优秀品质的融合。

2025年春节档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在海内外票房屡破纪录,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。影片从神话故事、角色设定到美术风格、音乐配乐,都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韵味,其精彩片段与海报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轮番播放,TikTok(抖音国际版)上“哪吒”话题热度居高不下,让全球观众得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与此同时,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则以《西游记》为蓝本,直接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、人物角色、武术元素等进行数字化呈现。通过对古汉语台词的现代化转译,并以游戏机制诠释“齐天大圣”的反抗精神,游戏让海外玩家更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。

刘姝铭教授认为,以上这些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化输出的数字化产品,均昭示了同一个“法则”：“文化输出的成效,关键在于探寻到传统符号与现代审美之间的精妙平衡,只有找到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,才能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,实现情感共鸣。”

回望历史,在刘姝铭看来,古往今来不乏这样的文化使者,古代有石涛,近代有赵无极。明末清初画家石涛所撰写的《石涛画语

AI新技术
正在为文化IP全球传播赋能

● 创作效率突破

多年以来,网络文学中有很多复杂的场景和细节描述,是很难用影视化来呈现的。但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,动画片《诡秘之主》成功地将很多文字描述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视觉奇观,既保留了原著的精髓,同时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。

刘姝铭教授说,《诡秘之主》的动画制作采用二维与三维混合技术,通过高精度的三维建模、动态捕捉技术、AI(人工智能)辅助创作系统以及精细的后期制作,将复杂的世界观和超凡体系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。例如利用AI系统基于文本描述自动生成场景概念图,缩短制作周期,还实现了万级数据角色的动态渲染,解决了群像场景制作难题。

提到《黑神话:悟空》,刘姝铭教授说,该游戏运用虚幻引擎5(跨平台游戏引擎)打造的沉浸式场景,其Lumen(流明)全局光照系统和Nanite(纳米机器人)微多边形几何体系统,为游戏带来了真实、动态的光影效果和细腻流畅的画面。同时,该游戏通过AI技术实现了更自然流畅的人机互动,让玩家在身临其境中体悟中国地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魅力。它将《西游记》的古典美学转化为可交互的视觉奇观——灵山的云海、水帘洞的钟乳石、传统建筑的榫卯结构细节,再通过动态光影赋予其奇幻质感。这种技术赋能,让海外玩家在“棒打巨灵神”的战斗中,直观感受中国武术的虚实相生。

● 文化转译与多语种适配

刘姝铭教授认为,AI技术正成为中国韵味数字动画出海的核心引擎,助力中国文化IP实

现文化传播与价值共鸣的双重突破。例如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千秋诗颂》依托“央视视听媒体大模型”,将唐诗宋词转化为国风动画,通过AI进行台词翻译润色与多语种配音,该片在德、意等国主流媒体触达近1亿受众,海外网友盛赞其“让1400年前的诗意可视化”。吉林动画学院“神话志”项目则以AI修复传统书画技法,将《山海经》IP转化为融合篆刻、水墨元素的动画短片,形成“动画+手办+数字展览”的商业闭环。

刘姝铭教授表示,这些实践成功的关键在于AI实现“文化转译”:既用文生视频技术还原敦煌流云、书法笔意的东方美学,又通过智能注释系统解读“天人合一”等价值观内涵。当技术不再是简单工具,而是成为跨越语言的文化桥梁,中国动画便以更轻盈的姿态出海,让世界在唯美视觉中读懂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和创新精神。

● 国产AI技术正在实现全产业链应用

近年来,在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和国产动漫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,国产AI技术的赋能可谓功不可没。

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传媒艺术系高级实验师车传锋认为,目前以可灵、即梦为代表的国产AI技术平台能够参与到影视动画产业中来,承担的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首先是角色建模,包括定角色、定场景,目前国内外很多AI微短剧已经开始做这种尝试了;其次是搭建空镜,即动漫中的空镜头;第三是辅助建模;第四是修复,比如动漫中有一部分细节需要修复,或者需要在动漫中出现的一些内容没有建模,那就可以在后期制作时,用AI技术去修复这部分内容;最后一点,运用AI技术还可以做一些后期剪辑工作中的辅助调色。

“通过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看出,现在的国产AI技术可以应用的范围很广。对于中国动漫影视行业来说,国产AI技术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生成一个漫画图,而是能够真正实现影视化创作。”车传锋说。他认为,可灵、即梦这样的平台,还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去开发专门的技术,从而可以应对各种创作的需要。《诡秘之主》这类依据网络文学而创作的动漫作品,更容易受到国外观众的喜爱,而在这背后的创作则是通过国产AI技术来实现的,创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运用中国的叙事风格来进行创作。例如创建角色,可以先画一个中国风格的草图,然后依据此草图生成一个带有中国风格的理想中的人物。把这个草稿提供给AI,输入角色特点,然后AI就会给出一个中国风

格的角色图来,之后以此图为基础再去建模,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,大大缩短了文字转换为视觉情景的周期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领域。还有,在《诡秘之主》动画制作中,通过AI技术实现动态渲染技术的突破,有效解决了群像场景制作的难题,让“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”中大规模的群众场景十分逼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。在影视行业中,AIGC(人工智能生成内容)技术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,它不仅提高了制作效率,还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,这个领域的技术未来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

优秀中国IP
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打破文化隔阂

当下,中国文化IP的出海传播,需要在打磨优质文化产品的基础上,建立更系统的文化解码体系,从而使中国文化IP成为海外人群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新入口。

在此,刘姝铭教授提出以下三个方面,为未来的数字化文化输出出招。

一是情感内核的共通化。无论是《诡秘之主》动画片,还是《黑神话:悟空》游戏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动画电影,都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打破文化隔阂。

二是科技赋能的系统化,丰富了数字内容形式。借助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,打造更多样化的数字文化产品,如数字电影、数字游戏、数字展览等。例如,通过VR(虚拟现实)技术、AR(增强现实)技术打造沉浸式数字展览,让海外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。将中国的“仁爱”“礼义”“天人合一”“道法自然”等核心价值观与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相结合,如世界和平、环境保护等议题,以引起海外受众的共鸣。依托起点国际等平台的翻译技术、大数据分析能力,实现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精准匹配,利用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海外受众的兴趣偏好、行为模式及文化背景,制订更具针对性的传播计划。深耕垂直细分市场,准确判断各平台传播特点和用户需求,对文化内容进行精准策划和制作。

三是生态构建的开放性。从网友自发翻译到全球共创,从单一作品到跨界联动,形成可持续的IP生命力。

车传锋认为:“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,有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层面。在宏观层面,现在国内的AI技术行业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,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。以可灵平台为例,我们用可灵AI来输出作品,这虽然是一种软性的输出,但背后输出的是我们自己的技术。从中观层面来说,这种工作过程输出的是我们的生产流程,通过解析我们的AI创作生产流程,包括如何用AI去写提示词,如何用AI去辅助建模,展现了我们自己对AI的理解,因此这也实现了文化出海。”

“从微观层面来说,回到以中国视角进行文学脚本的再创作这个话题,在很多时候,外国的语言表达和思想核心观念跟我们有所不同,我们可以借助国内的AI创作去理解他们的思想,这相当于打通了语言障碍,从而给观众带来一个全新的理解。《诡秘之主》动画片的制作与全球热播,标志着中国动漫产业在数字化工业化道路上迈出关键性一步。未来,会有更多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通过数字化升级之路而实现出海。”车传锋说。

非遗新传

逆境破茧织就新生

记者: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项技艺的?

王海莹:据家里长辈回忆,上世纪初,家里曾做麻袋、麻绳生意。当时的天津卫,海河两岸麻线铺一家挨着一家。太姥姥坐在老屋里鼓捣那些麻线,去皮、搓绳、漂洗,一整套工序下来比变戏法还利索。她编织出来的作品刚开始就挂在自家墙上当摆设,后来左邻右舍看上了,太姥姥就把那些制品卖给人家,慢慢就做出了小买卖。这项手工技艺,是运用家族独特的技法加工、处理毛线、麻线、版纸、羽毛等原料,再用独特的手工技法缠绕、编织成各种艺术造型,制作出各种植物、动物、人物和吉祥图案造型。这个手艺人我家代代相传。

我是在姥姥家老院子里长大的。姥姥是教师,毕业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,对我管教非常严格。我跟她学手艺时,做活儿的针脚稍微歪一点都得拆了重来。记得刚会拿笔那会儿,我瞅着妈妈摆弄各色丝线可新鲜了,可我不喜欢那些老花样,攥着彩笔就在白手帕上瞎画,整出朵“四不像”的花,还非要用不同颜色的线往上缝。我妈看着那缝得乱七八糟的活儿,哭笑不得,我却觉得自己非常厉害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赶上了下岗潮,当时好多人对着空厂房发愁,我却想起从小练就的手艺。我把六七个同样没活干的姐妹聚在一块儿做编织。我妈午休时常常过来帮我做活。我就是喜欢鼓捣这些,没想到还真能换口饭吃。

现在想想,可能就是小时候敢在手帕上乱画的那股劲儿救了我。这营生从来不是什么大事业,不过是困顿时候抓住的稻草,是看见漂亮纹样就走不动道的瘾头。人家说我傻,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折腾,可我总记着姥姥的话:“手上有茧子的人,心里才有真本事。”

记者:创业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?

王海莹:创业时难处实在太多了!你热爱的东西,市场未必买账,这是最现实的矛盾。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法、纹样,承载着过去的审美意趣,可现代人的眼光变了。要让这些“老物件”活过来,必须过市场的关。只有被更多人看见、触摸、使用,手艺才有真正的价值。

创业初期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那时我和郭刚结婚不久,收入微薄,孩子尚在襁褓中,生活捉襟见肘。那时候哪有什么“非遗”概念,纯粹是想怎么用手艺换口饭吃。最初我们东拼西凑借了200元启动资金。化工专业

王海莹 以毛麻经纬塑指尖山河

记者 张洁

当粗糙的麻绳在指尖轻盈起舞,便有了生命跃动的奇迹——“蛐蛐”振翅欲鸣,“藏獒”威风凛凛,“黄河老汉”目光如炬……走进王海莹的工作间,记者仿佛踏入一座用经纬编织的时光博物馆。这位津艺毛麻编织手工技艺的第四代传人,以双手为笔、麻绳为墨,将岁月沉淀的匠人智慧化作立体的艺术诗篇。受到王海莹的影响,丈夫郭刚也加入了编织者的队伍,二人配合默契。2016年,津艺毛麻编织手工技艺被收录进天津市南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对王海莹而言,这不仅是荣誉加冕,更是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。

出身的丈夫与和我一起整夜琢磨改良工艺,他画图纸,我试编法,常常熬通宵。后来我灵机一动,自制了些小工具,才把平面编织改成立体造型,效率一下子提上来了。

那时,我和郭刚踩着三轮车,载着满箱作品穿行在天津的老街巷,三轮车上的纸箱里还睡着几个月的孩子。记得我们第一次将货品送进龙门大厦,路过我们三轮车的人就顺手买了一件编织作品,我开心极了,因为至少证明有人愿意为这份手艺买单。如今我们的作品既有灵动飘逸的装饰挂件,也有融入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。看着冰冷的麻线生出温度,我的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,只要有人欣赏,再苦也值得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工艺品市场比较繁荣的时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某外贸公司将我们的作品推向市场,从此打开了销路,我们的编织作品走进了天津国际商场、吉利大厦,甚至还到了北京燕莎、赛特等商场。

记者:创作中,您在技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?

王海莹:多年前我就开始创作转型,要说最难的坎儿,就是把祖辈传下来的“平面功夫”变成“立体世界”。郭刚是雕塑家,没有他的三维架构设计,我的作品既有灵动飘逸的装饰挂件,也有融入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。看着冰冷的麻线生出温度,我的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,只要有人欣赏,再苦也值得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工艺品市场比较繁荣的时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某外贸公司将我们的作品推向市场,从此打开了销路,我们的编织作品走进了天津国际商场、吉利大厦,甚至还到了北京燕莎、赛特等商场。

材料的精准可控与传统手作的温度感合二为一。说到底,老手艺要想活下来,就得敢于和新事物衔接,不是取代,而是互相成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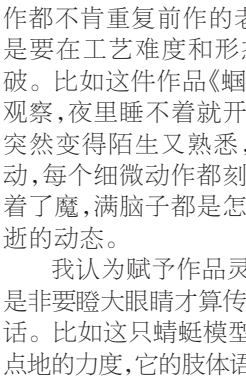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跨界融合充满挑战。要做立体编织,先得学会“造房子”:先用硬纸板裁出立体轮廓,嵌入铁丝作为骨骼,再填充材料使其硬化定型,这就像给作品搭脚手架,骨架不稳,血肉就立不住。刚开始我总把握不好作品各部位的比例,要么头重脚轻站不稳,要么线条僵硬像模具,以前只想怎么把图案绣得精美,后来满脑子都是体积、重心和光影。当麻绳突破平面束缚,它就成了能触摸的雕塑、能呼吸的艺术。

我制作《吉祥牛羊》这件作品耗时两个月,连我的孩子都跟着熬夜赶工。你看那凸起的羊角,最初只是平面剪裁,现在我们让它真正“长”了出来。这件作品光搭建内部铁架就耗费几周,外部要用极细的麻绳塑造羊角弧度,稍有偏差就会失真。

薪火相传破圈生长

记者:您的作品题材多是昆虫,您是如何捕捉并转化这种创作灵感的?

王海莹:最初只是试编做些简单的昆虫造型,谁知一旦深入便彻底陷了进去,挑战越来越大,作品却越做越小。而我每次创



作都不肯重复前作的老路。对我来说,创作就是要在工艺难度和形态精准度上进行双重突破。比如这件作品《蛐蛐》,当时专门买来活体观察,夜里睡不着就开灯细看。灯光下的蛐蛐突然变得陌生又熟悉,腿节的弧度、触须的颤动,每个细微动作都刻进脑子里。那种感觉像着了魔,满脑子都是怎么用麻绳复现这转瞬即逝的动态。

我认为赋予作品灵魂远比逼真更重要。不是非要瞪大眼睛才算传神,关键是要让“它”会说话。比如这只蜻蜓模型,翅膀舒展的角度、足尖点地的力度,它的肢体语言藏着生命的密码。

对我们来说,每件作品早已超越普通物件的范畴,更像是孕育一个新生命。尤其是和郭刚在创作中磨合时,这种独特的创作默契推动着技艺不断突破边界,他沉浸于结构力学的理性推演,我执着于艺术表达的感性挥洒,看似不在同一条轨道上,却在碰撞中迸发出惊人的火花。我们从市井烟火中汲取灵感,最初做的不过是家用器物、节庆挂饰,慢慢却生出向纯艺术攀登的勇气。

记者:近年您做过哪些传承工作?

王海莹:我的女儿郭理理是第五代传人,她带来的可不止一双巧手,更有一股鲜活的时代气息。色彩明快的毛麻卡通人物,这是我们俩为吸引年轻群体设计的“破圈”之作,展会上孩子们追着要,眨眼就被抢空了。这让我明白,老手艺要活在当下,就得穿上年轻人爱看的衣裳。最怕半夜惊醒,想着哪天手停了,技艺就断了根。但看到闺女哄着三岁娃捏泥巴,听她说“妈,咱们再捣鼓点新花样”,心里又踏实了许多。

之后我将更多精力投入教育,在高校开设了非遗课程,面对数百名年轻学子,我坚持“广撒

种”而非“精雕个别”的理念:在学校教学生,比单带徒弟更能播撒火种。很多学生后来成了老师,这让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如今许多毕业生仍与我保持联系,有人开服装工作室找我设计编织元素,有人将课堂所学融入职业教育……这些反馈让我坚信,艺术无处不在,关键是点燃那簇火苗。

记者:您对未来有何规划?

王海莹:说到底,手艺人的本分就是把手头的活做到极致。现在面对市场浪潮的冲击,我也在反思,过去自己太追求纯装饰性,可如今人们捂紧钱袋子的时候,光好看不中用的东西难卖。就像这个树干造型笔筒,既能收纳文具,又是案头艺术品,还得捎带点吉祥如意,现代人买东西,总要图个“物有所值”加“心有所属”。对于行业前景,我和郭刚最看好仿真人像领域。未来机器人越来越普及,总不能让冷冰冰的金属面孔面对人类吧?我们已经在尝试将编织技法融入仿真服装制作,说不定哪天就能给机器人穿上手工定制的“皮肤”。

记者:面对行业变革,纯手工编织的生命力是什么?

王海莹:机器永远替代不了人手上的温度。前些日子郭刚考察某家外国企业的3D打印车间,那些精准复刻的雕塑看似完美,却总像缺了口气儿,没有呼吸的节奏,没有失误带来的意外之美。机器能模仿形态,却模仿不出指尖触碰材料时那种心神相连的悸动。

我们主动接触3D建模等新技术,但不是被取代,而是借力打力。国际舞台上,当代编织早已突破民俗范畴,成为独立艺术学科。有人用光学传感器将光线转化为编织轨迹,高科技赋能的可能性无穷大。但归根结底,机器负责骨架,手工才赋予血肉。就像百人穿百衣各有风姿,艺术家的气质藏在作品骨子里。装出来的“范儿”骗不了人,真正的创造力源于内心的真实震颤。机器可以批量复制外形,但那些细微处的顿挫、犹豫、爆发,才是艺术最动人的模样。

守着老本行吃一辈子,这念头早过时了。行业要活,必须主动跨界破圈。这门技艺已陪我走过四十年,看似漫长,实则一晃而过。若非真心喜爱,早就熬不住了。所谓传承,先是自己心甘情愿地“传”,才谈得上后人愿不愿“承”。我至今每天早起摸针线,不为别的,就因打心底里喜欢这份触摸材料的快乐。就像这根麻线,既能编出老祖母的裹脚布,也能织成年轻人的手机壳。变的永远是形式,不变的是对美的虔诚。只要心里那团火不灭,总能找出条路来。